关于实质建党和民主革命的问答

列宁道路

关于实质建党和民主革命的问答

January 10, 2024

关于实质建党和民主革命的问答

列宁道路
编者按：在“列宁道路”频道的读者群中，有同志就民主革命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要求讨论。组织问题是策略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从何着手?》第3段，《列宁全集》第5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我们不仅认为实质建党问题比民主革命问题目前更现实，而且认为解决了实质建党问题才能解决是否通过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鉴于目前许多同志关心这两个问题，我们将问答整理发布，并希望同志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组织工人小组和实质建党的工作上来。

问：列宁道路的管理你们好，我看到了你们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讨论，有些问题希望和你们讨论下。我在别处被打成“和列宁道路一路的民主革命派”云云，但是我对你们的一些看法还是不赞成或者有保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类比沙俄和现在的中国。沙俄的确在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大发展，甚至列宁在二月革命后说“资本主义早已在经济上统治我国”。但是当时俄国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地）存在着土地问题，和平、土地、面包就是二月革命后的人民诉求。但是这段话，我认为恰恰说明，列宁一开始主张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也就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农村革命一开始针对的是所谓中世纪制度，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在最初阶段有很浓厚的民主革命成分。但是这个所谓的中世纪制度，在当今中国并不存在。列宁的确是强调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和延续性，但是论述俄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强调的理由都是俄国浓厚的封建残余。所以我认为这是你们在很多文章中没有解释的一点。而且还有一点，列宁从1905年开始，对于革命政治的设想就是苏维埃。那时候列宁还在谈俄国民主革命。也就是说，即便在列宁设想的俄国民主革命中，革命政权也是苏维埃的形式。

答：同志你好，你的看法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提供一些我们的看法。

首先，通过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焦点。这一策略问题在没有组织力量的情况下只具有理论的意义。应该成为焦点问题的是通过工人小组实质建党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们在“最初的两步”一文中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所有的小组都应当进行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的努力，否则将没有资格参加实质建党。至于是否主张通过民主革命则不会成为参与实质建党的资格障碍，因为即使主张通过民主革命也不会要求限制革命于民主范围。

其次，是否要通过民主革命，主要看觉悟力量的发展程度，即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数量。历史必然性需要通过具体的集团去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需要通过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去实现。目前这个工人阶级先进阶层尚未形成，只有零星的个人，数量少且相互之间缺乏联系。我们需要在实质建党后对工人进行大工业方式的政治教育，通过民主斗争来锻炼他们的阶级意识和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数量足够的觉悟工人阶层，并且锻炼和检验它的力量。《列宁道路》观点与直接社会主义革命观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要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于是否能够意识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途径。

再次，封建残余并不是民主革命的必要条件，非资本主义压迫才是民主革命的必要条件。中国有事实上的地主（想想极高的房价房租），有许多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和压迫（如高利贷和性别压迫），有事实上的君主制（习沙皇黑帮专制），等等；小资产阶级因此有民主主义的革命性，无产阶级革命派需要与自由派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没有实质建党，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力量，没有精确纲领，就无法实现这一领导权。列宁从他的第一篇文章开始就确认了俄国是资本主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更是全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生产关系中的统治地位，这并不妨碍列宁确认俄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

关于苏维埃问题。苏维埃在二月革命后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机构，很长时间里小资产阶级还占优势。接近十月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才在苏维埃里占优势。这也是十月革命发动的条件之一。

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问题。列宁多次讲过，十月革命在农村是民主革命性质，1918年夏秋，农村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之后才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列宁判断革命性质的思维方式。你说十月革命在最初阶级有很浓厚的民主革命成分，我想列宁也会承认。

最后，我们建议大家在做实际的工人教育工作之余，在读书的时候不仅要读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的著作，更需要读为建党做准备阶段的著作，即1899年到1903年的著作。这些著作收录于《列宁全集》的第四卷中段（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开始）到第七卷。花两个月的业余时间，看完这几本书，道路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问：专制与否，更多的（地）是取决于国内的阶级形式。希特勒也专制，但是不能说希特勒是中世纪复辟吧。我赞成你们说的关于群众的民主要求要利用的提法，但我认为这个提法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奴隶制下也有帝国，也有共和制，并不是专制独裁就是中世纪，民主共和就是资本主义。当然，我承认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在和平时期，相对最稳定最可靠的统治制度。关于你说的非资本主义压迫，我认为，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扫荡中世纪垃圾残余力度是世界上少有的。当然，虽然随着复辟，很多牛鬼蛇神又出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恰恰是为资本主义服务，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列宁早年论述的时候大谈特谈说什么俄国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那么今天某国“也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吗？”再比如说你们不支持自由派，反而揭露批判自由派不彻底，这个我也赞成。但是比如日本核废水那个，你们拿列宁说事，说日本比中国更不反动。我认为列宁那个论述本身就是在他早年写的，他还没提出帝国主义的系统思想。他之后再也没说过什么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反而都是看作帝国主义争霸，狗咬狗，都是反动的。日本核废水应该说中国觉悟无产者主要揭露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日本革命工人批判日本统治者。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思路，而不是比较哪个更不反动。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的看法，仅供交流。

最后重复下，我在佳士群已经仅仅因为坚持“十月革命早期有很浓厚的民主革命性质”被打成反动派了。

所以我是诚心诚意讨论问题的。其实问题在于，人民群众很多痛苦就是直接来自资本主义本身，比如996，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如果说是民主革命，那么民主革命恰恰是暂时搁置打倒一般性资本主义的任务。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劳资矛盾是大量的。当然，资产阶级横行无忌，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官资掌握国家机器。但是你不能说日常的经济压迫都是官资吧？当然我看了你们的争鸣讨论，我感觉起码还是有理论水平，也是力图说服的。这个讨论文风我赞同。

答：《列宁道路》最重要的主张是通过工人小组实质建党，以摆脱佳士抗争中“左”右摇摆的错误，将工人运动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实质建党的小组参与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主张暴力推翻中特政府，二是要做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和独立组织的工作。列宁召开二大实质建党的时候，允许经济主义者参会，甚至允许要求犹太工人组织独立的崩得参会，但不允许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参会，也是因为类似的理由。“左”右倾分子会分裂或者被开除出去，那是有党之后的斗争。今天讨论通过民主革命还是直接社会主义革命，是讨论建党之后的策略，特别是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在今天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去年《列宁道路》进行了与《今朝》的论战，是被迫回应，不是主动挑起。这样的论战遮掩了最迫切的教育和组织问题，虽有理论意义，然而不应该放在首位。《新十月》频道应该是要求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但这个刊物把组织教育工人并实质建党放在突出地位，这是真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见“左派的经济主义倾向以及当下迫切的任务”一文）

十月革命在农村是民主革命性质，列宁自己在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已经明确地讲了。还有其它地方列宁也这样讲，是他一贯的思想。冒险主义者说你是“反动派”，你就和列宁一起当“反动派”吧。毛泽东有一阵总是被王明批判为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但毛泽东泰然处之，这种态度也供你参考。

为什么十月革命在农村是民主主义性质呢？列宁在八大的农村工作报告里说：“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我已经说过，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1918年夏天才开始的。假使我们不掀起这个革命，我们的工作就会是不完全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城市中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管理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在农村中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分离出来，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36卷，第182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列宁把农村革命性质转变的界限划在了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离完成的时候，即主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形成的时候。这个分离不应理解为经济上的分离；经济上的分离客观上已经存在，因此是阶级意识和组织上的分离。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主观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需要实质建党培养觉悟工人去推动这项根本的工作。没有这样的力量，就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要把列宁的主要标准运用到今天中国来，如果承认我们今天还没有强大的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就需要承认民主革命的阶段。要是承认十月革命在农村的民主主义性质，同时否认今天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那么在标准上就是双重的。

支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培养，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主义的阶段起了重要甚至是关键的作用。1905年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以前，觉悟力量只有几千人。在1905年革命爆发后，觉悟力量增加到七万多人，其中布尔什维克约三万五，孟什维克约三万七。到1907年，第一次革命失败后，觉悟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列宁于是要求在地下非法工作的基础之上开展合法斗争。非法工作的标志

是在1912年重建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性的合法工作是参加议会。二者的配合让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有大约八万布尔什维克。从二月革命取得政治自由到七月事变政治自由被取消，不到半年的时间，布尔什维克从八万人增加到约二十四万人。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最突出的表现。自七月事变后到十月革命爆发这一段时间，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从二十四万人增加到不到三十万人。这不到三十万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是十月革命实际上的施行者。没有这不到三十万人，甚至这个人数稍少一些，二月革命就无法转变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列宁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犯了冒险主义错误，比如在二月革命后要求立即夺取政权，就像当时彼得堡委员会的一些党员所呼吁的那样，而不是利用短暂的政治自由教育和组织工人，那么就不能在正确的时机将关键的力量投入战斗并取得胜利。现在是二零二四年一月。如果二月中国就爆发推翻了专制制度的二月革命，有力量将二月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吗？要是没有，为什么一定要说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呢？我们必须像列宁那样，从教育和组织工人的需要出发，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并利用民主革命的每一点成果去扩大具备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人阶级的规模，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并在条件具备时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民主革命的上层建筑对象是沙皇专制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有类似的存在，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差别主要在经济基础。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工人阶级日常受到的剥削压迫都来自资本。这在中国也类似，大家也都承认。或许大家的分歧不在于主观条件不成熟，不在于帝国主义性质，不在于日常压迫，而在于俄国的“中世纪残余”。这个“中世纪残余”在经济上到底是什么呢？是三万户大地主和一千万户农民的土地矛盾。三万户大地主占地七千万俄亩，户均两千多；一千万户农民占地总共也是七千多万俄亩，户均七亩。农民小资产阶级为自给自足，需要每户平均十八俄亩，而这只有用暴力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沙皇政府才能做到，只有把大地主的七千万俄亩没收并分配给农民小资产阶级才能做到。（详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一章第2节，《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在政治经济学上，这是小资产阶级反对地租剥削的斗争。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向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左翼让步，暂时搁置土地国有化纲领，采取了社会革命党所主张的、但在自己掌权时并未实行的分配土地给农民的纲领。这无论在阶级政治关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民主主义性质。直到后来实行余粮收集制，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攻，才在经济上走向社会主义。今天中国也存在着强大的、以地租剥削为生的地主集团，小资产阶级有强烈的降低以至取消地租的要求。《今朝》曾经认为这是社会主义要求，其实这可以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容，是民主主义的要求。中国未来的工人党，可以在自己的纲领中像俄国党二大纲领那样写上为小资产阶级要求的一节，同时声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在实际上是正确的，但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虽然是无关宏旨的错误。可是如果这个党拒绝在自己的纲领中写入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并宣布自己要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向小资产阶级进攻，那么这虽然在理论上是前后一贯的，但在实际上却是错误的。民主革命当然不是置工人阶级的状况于不顾。996的典型案例所暗示的要求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八小时工作制作为民主主义阶段工人的主要要求（社会主义阶段将要求彻底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及其再生的可能），不但能够减轻工人所受到的压迫，而且实际上高于目前几乎所有自发的工人斗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能够促进工人阶级觉悟阶层的形成，这在俄国革命中也受到了检验。

至于帝国主义阵营中存在相对腐朽和相对进步的差别，不像你说的那样只是列宁早年的思想。列宁有许

多文章，在《帝国主义论》之后仍然讲美国在图书馆、识字率等方面的相对进步。承认这个差别，和承认民主主义革命，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在现实中，专制国家更容易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从而具备更好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条件。例如中美之间必有一战，而中国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必然失败，到那时，工人政党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中特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将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中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指出：“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我们多次强调过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可的一贯思想，希望引起你的重视。

因此，认为列宁在提出“帝国主义的系统思想”之后不再区分相对先进和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认为这种区分没有意义，忽视这种客观存在且影响我们策略原则的差别，是轻率的。我们在评论福岛核污水排海的文章中，论证了中特黑帮与日本政府都反动，但前者更反动；因此我们既反对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又反对日本政府和财阀将核污水排海，并且由于前者更反动而呼吁中国群众首先反对中特黑帮(详情可见该文第三、1至三、3节)。如果不区分谁更反动，就得不到“首先”的政治结论，就不能最彻底、最鲜明地反对专制黑帮的民族主义。由此可见进行区分的意义。

同志们，暂时忘记关于通过民主革命还是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争论吧。这个争论将在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践中得到检验并解决。这一检验，不实质建党，将不能进行。而不组织工人小组，不培养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通过选举、投票等党内程序表达觉悟工人的意见，实质建党过程中党纲条文的理论分歧都将无法调解，更谈不上组织上的统一了。不妨先放下民主革命这个理论上已经说了过多、但实际中目前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解决的争论，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准备这个共同目标去奋斗。在走向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将实际解决这个策略问题。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